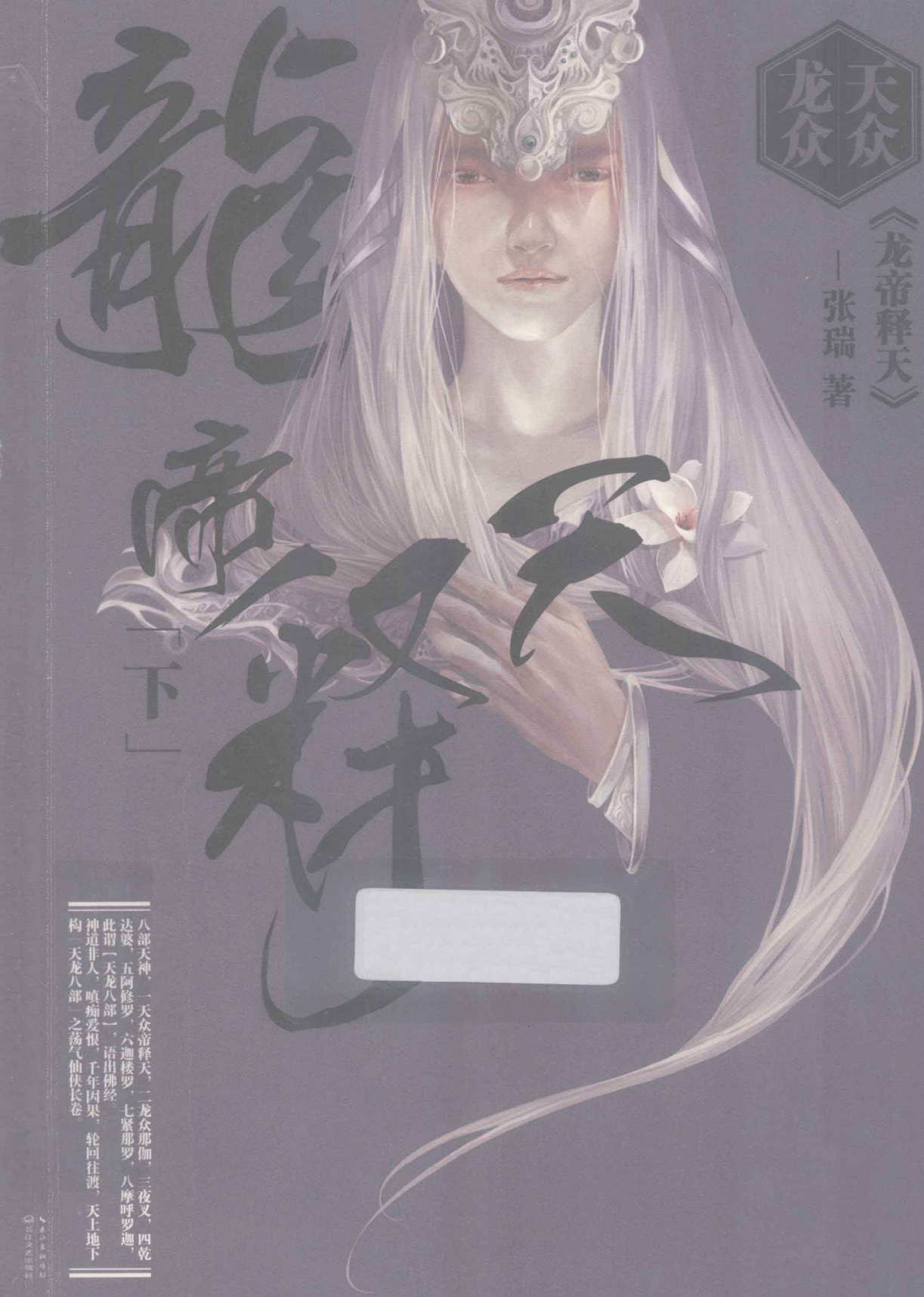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龙帝释天》

— 张瑞 著 —



龙帝天

「下」

八部天神，一天众帝释天，二龙众那伽，三夜叉，四乾达婆，五阿修罗，六迦楼罗，七紧那罗，八摩呼罗迦，此谓「天龙八部」，语出佛经。
神道非人，嗜痴爱恨，千年因果，轮回往渡，天上地下，构「天龙八部」之荡气，仙侠长卷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众龙众·龙帝释天. 下 / 张瑞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5354-6721-8

I. ①天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05089 号

天众龙众·龙帝释天. 下

张瑞 著

出 品 人 | 郭敬明

选题出品 | 金丽红 黎 波

项目统筹 | 阿 亮 痕 痕

责任编辑 | 赵 萌

助理编辑 | 于英杰

特约编辑 | 小 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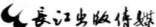
装帧设计 | ZUI Factor

设 计 师 | 楚 婷

封面绘图 | 夏无觞

媒体运营 | 王艳伟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出版 |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 | 027-87679310

传真 | 027-87679300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
邮编 | 430070
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编 | 100028

印刷 |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本 |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| 15.25

版次 |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|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| 230 千字

定价 | 24.80 元

 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目录



卷二

〔第一章〕 碧山还被暮云遮

〇〇七

〔第二章〕 谁教岁岁红莲夜

〇四三

〔第三章〕 花自飘零水自流

〇八三

〔第四章〕 花开花落几番晴

一一五

〔第五章〕 一生独为君痴狂

一五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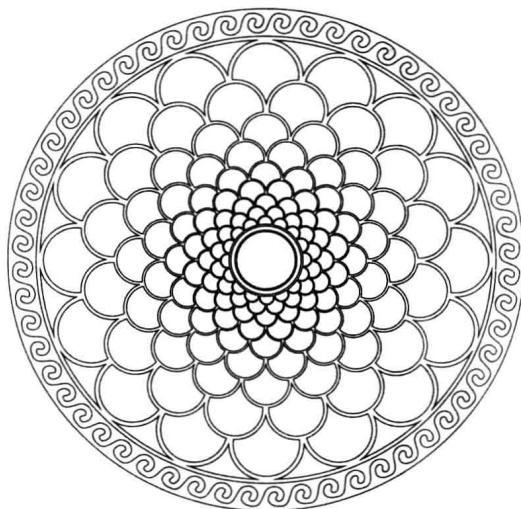
〔第六章〕 谁许谁地老天荒

一九五



最世文化
Shanghai ZUI co.,Ltd





龍

目录



卷二

〔第一章〕 碧山还被暮云遮

〇〇七

〔第二章〕 谁教岁岁红莲夜

〇四三

〔第三章〕 花自飘零水自流

〇八三

〔第四章〕 花开花落几番晴

一一五

〔第五章〕 一生独为君痴狂

一五五

〔第六章〕 谁许谁地老天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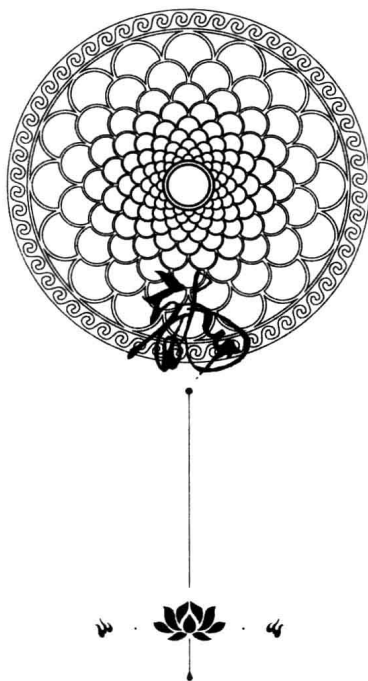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

第一章



碧山还被暮云遮





东天之上，梧桐树之巅，鸾鸣宫。

紫凰有了上次被拒宫外的经验，此次并未走正门。鸾鸣宫的结界虽厉害，对紫凰却没有丝毫的影响，当年帝霄见她想来便来，想走便走，生怕结界伤了她，便给了一道玉符，紫凰从未动用，没成想第一次动用居然是为了给闵然打探消息。

若依紫凰以往的秉性，进不去的门是决计不会进的，大不了一走了之。但此次紫凰不光为了天界集结天兵之事，自然也想打探打探彭冲的事。紫凰断不信彭冲是奉命截杀自己，所以不管闵然和云莲如何打探，紫凰都不说跟谁决



斗，也是怕闷然将此事迁怒帝霄身上，在天海的日子里，紫凰因做了许多奇怪的梦，时时会想起与帝霄在一起时的日子，忆起来他不少的好处和良善。

一路走来，鸾鸣宫变幻多端的景色，饶是见多识广的紫凰也不禁啧啧称奇。自小跟着闷然去过天界各处，那些也曾赞叹过的景色，此时回头看，哪里及得上新修鸾鸣宫的万一。这么多年不见，帝霄似是将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宫殿的建造上，处处雕梁画栋精妙绝伦，不知花费了多少金银与法宝，好在羽界家底甚厚，凤凰族又是出了名的好奢华，帝霄如此倒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

整座鸾鸣宫虽经过大肆的改造，具体方位还是没有变化，帝霄居住的含元殿，依旧是鸾鸣宫最高的宫殿，两侧的翔鸾和栖凤延伸开来，整座宫殿宛若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。含元殿内园引入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，此时湖中莲花开得正好，在阳光下摇曳生姿熠熠生辉，湖心正中一座阳春白雪戏台，与岸边的琉璃看台遥遥呼应，一派逍遥春色。

岸边的亭台是用珊瑚与琉璃建造而成，被一棵巨大梧桐树遮蔽着，遮去了大部分阳光，只有细细碎碎的光线洒进去，微微细风，粼粼湖水，帝霄半眯着眼眸，悠哉地倚在贵妃榻上，一名艳光四射的女子坐在脚踏上，偎在帝霄胸口。如此惬意奢华，惹人艳羡。

两人时不时地耳鬓厮磨，远远看去，说不出的柔情蜜意恩爱有加。这对璧人如此地般配又相映得彰，一眼望去让人自惭形秽了。紫凰对待凤和之外的人，从不会有女儿家的羞涩和羡慕，见帝霄如此却有种吾家有儿初长成的错觉，想起上次的寿宴那蜂拥而至的众家神女，又不得不感叹帝霄艳福无边，对他当初的失约也甚为谅解了，重色轻友什么的，绝不是帝霄一个人，紫凰自己又何尝不是。

紫凰眯眼，吹了一个口哨，调笑道：“太子殿下艳福不浅哟！”

帝霄早察觉有气息靠近，却并未感到危险，本以为又是潜入宫中刺探的神仙，心中冷笑连连，自己借修剪园林的名字调兵遣将训练精兵，蛰伏天时五年之久，直至此时天界众神才发觉些许端倪，当真不值畏惧。不想那宵小之辈毫不遮拦越走越近，帝霄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却又想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打定主意看他到底所图何为，不曾想却听到这般熟悉的声音。

这一声后，帝霄莫名地惊慌失措，骤然抬眸，一眼似历经了千年万载，只觉得自己整个人被什么狠狠地敲了一下，胸口隐隐作痛，耳边轰鸣阵阵，头晕

目眩，各种滋味齐齐涌上心头，想哭又想笑，思念、心痛、愤恨、怒意、欢喜，目不暇接地转换着，但似乎什么都没有，脑中心中都是空空一片，只有眼里的这一人。帝霄没有反应，愣怔原处。

千年都不曾变过的紫金莲花冠，一对熠熠生辉的步摇镶嵌着艳红夺目的宝石，让她看起来艳丽而俏皮，水光波动的杏眸隐含着喜悦，小巧微翘的鼻梁，嫣红的樱唇勾起了微笑的弧度，那身绯红色的纱裙在微风中轻轻拂动，宛若腾空飞一般，如此地娇艳欲滴触动人心，让帝霄舍不得移开眼眸。

紫凰看清帝霄容貌后，微愣了片刻，人间百年，天吋十年。不过十年的工夫，帝霄已再不是少年的模样，长成了硬朗朗的男儿，紧蹙的眉头里再无半分的柔弱与病态，原本白皙毫无血色的肌肤，此时却是健康的麦色，那双水雾弥漫的凤眸锐利而有压迫感，眉角的金色刻纹比以前浓重了许多，可见他的神力高了不少，那紧抿的薄唇让他更像一个王者，威严而薄情。

眼前的帝霄让紫凰十分陌生，隐隐有些明白，儿时的伙伴，那个曾对自己百依百顺软声软语的帝霄，已经远逝了，此时站在眼前的是天羽界的太子殿下。这一瞬，紫凰说不出的失落和懊恼，若早知会如此，当年该对帝霄好一些，如此才不算辜负了这段无瑕的友谊，只是现在看来，从此以后还有没有机会都不好说。

帝霄抿着唇，明明才十年的光景，她眉宇间的稚嫩与青涩已然褪去了，整个人多了几分温柔缱绻，明明身着赤红色的纱裙，却再无往日的英姿勃勃肆意飞扬的神采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祥和之气，想来所有人都以为她魂飞魄散时，只怕她是被佛家救走了，否则这般的祥和暖意，绝非十年便可以修炼出的。虽救回了性命，但一个没有妖丹的妖怪，还能有什么用处，只怕命都不会长久。

帝霄思及此，觉得烦乱而躁郁，却又觉得十分解气。想当初自己神魂不稳，日日为她奔波劳神，绞尽心思地为她位列仙班作铺垫，她却从不知道珍惜半分，对自己鲜少有好脸色，每次都十分不耐，若非是有事相求，绝不会主动来东天，更不会有半分和颜悦色。帝霄暗恨当初的自己没出息，尤其是那些年只为了让她多看两眼，不惜落泪博取关注。

凤凰泪乃是心头之血，每一滴都是生命和精力的流失。不管是否能达到目的，帝霄每次落泪后，都要修养好长一段时日，她每次得知自己生病修养，从来都是不闻不问。即便如此自己仍然如着了魔般地心甘情愿，用下贱至极来形



容都不为过。帝霄回想至此，只有自厌自弃，哪里还会想起得知紫凰魂魄散尽时的失魂落魄。

婉华仙子见两人一直对视不语，气氛又说不出地怪异，心中莫名地感到威胁，虽眼见紫凰容貌在众多神女中并不多出众，可这莫名的危机感也属第一次，便是往日对上那些有意来讨好，艳光四射的神女也不曾有过这感觉。

婉华骤然起身，指着紫凰怒喝道：“大胆！何方歹徒竟敢擅闯含元殿！”

这一声怒喝，将帝霄和紫凰都拉回了现实。

帝霄嘴角溢出一抹讽刺的笑意，今日的紫凰穿着一身绯色纱裙，手中还拿着精致的盒子，绯色是以往帝霄最为喜欢的颜色，至于手中的盒子定是些不值钱的小物件，帝霄嘴角的讽刺更重了，紫凰有意投其所好时，定是有所求相求。千百年来，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，这拙劣的伎俩倒是一点都未改变。

紫凰见帝霄毫不掩饰的讽刺，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心中不禁呜呼哀哉，漏算了很多，自然也知道帝霄讽刺自己是有所求来的，但既是来了，只有硬着头皮上来了。

紫凰干咳了两声，笑道：“前些时日刚回家，便想来看看帝霄最近如何了……”

帝霄越显浓重的讽刺和无声的静寂，让气氛越来越尴尬，紫凰想好的温言软语也有些说不出口，往日说这些是把帝霄当孩子哄，毫无负担。今日对着这般的帝霄说这些，到底是显得太过伏低谄媚，没自尊了。

婉华仙子见帝霄不语，但眸中的讽刺却越显浓重，便有些放心，对着紫凰这修为不太高的小妖到底是不喜：“殿下的名讳是你一介小妖能随意喊的吗？”

紫凰一愣，见帝霄不但没有帮忙的意思，隐隐一副看戏的姿态。紫凰知道他们是有意刁难，但想起以前自己对帝霄的恶劣何止千百倍，倒也不觉得有什么，只是心中到底失落情谊的远逝，挂在唇边的笑容也有些维持不住了。

紫凰将手中的盒子放在了桌前，想了想才开口道：“帝霄看看喜欢吗？”

婉华见帝霄并无拒绝之意，便将盒子打开放在帝霄眼前，一块很普通的金镶玉，唯一可取的便是这展翅欲飞的凤凰被雕刻得栩栩如生，虽如此也不算个稀罕物。

帝霄只瞟了一眼，嗤笑出声：“你这厮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这般温言好

语又拿了东西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，该不是想拿这破烂玩意，换本尊九万年才得一颗的丹果吧？”

紫凰愣怔，若帝霄不说，紫凰早不记得还有丹果一事，但是那么一说，倒又想起来柳醉生了，事过百年，不知柳醉生用何种办法解决了此事，只怕离了东天回家说一声，还要去树妖那里看看。

帝霄见紫凰阴晴不定地站在原地，便觉得自己有些厌烦，从来都是如此，若用不到百年也想不起来自己，若能用到自然软言软语地哄骗。两人几百年的相处，帝霄只觉得当初数百年的真心换来这般的虚情假意和百般利用，厌烦又恶心，看都不想再多看紫凰一眼。

帝霄讽刺的笑容中又多了几分不耐和不喜，冷笑道：“你丹田里已没了妖丹，便是给你丹果，你也活不了多久，不过是平白浪费了一颗丹果，再说若要求人便需拿出诚意，这种人间处处可见的破烂玩意儿，当真以为本尊还如以前那么傻吗？”

紫凰抬眸微皱了皱眉头，便是知道自己与帝霄只怕再回不去从前，也未曾想过他会如此地刻薄尖锐，翻脸无情，若是往日紫凰定然一盒子砸在帝霄脸上，可此时却不觉得自己有何资格如此，他既然没再说往日情谊，自己再去攀附，反而会更加地被看轻，帝霄这样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，只是不愿再被自己哄了而已。若长大便是这样的结果，当年便该对他好一点，这世上哪里会有那么多的以德报怨，谁让往日自己欺人太甚，如今只是风水轮流转罢了。

紫凰抿唇道：“你怎知道我没有诚意，这凤凰可是我根据你的原形雕刻而成的，花费了不少工夫，不过你若真不喜欢，我再送别的过来就是，何必将话说得那么难听，平白伤了咱们多年的情谊。”

帝霄冷笑一声：“本尊只记得以往你的百般不喜和敷衍，可不记得和你有什么情谊，若说真有什么，也不过是你对本尊的利用罢了，平日里口口声声说要靠自己的本事，到了出事却总是等着本尊营救，晚了一会儿都会对本尊甩脸色冷嘲热讽，还说什么眼里只有帝霄，没有羽界太子，若本尊不是这东天的太子，拿不出护你的权势，只怕你连敷衍都不肯。”

紫凰垂了垂眼眸：“你说的这些我都承认，此次遇险之际，我也曾想过这些，那时多是我的不对，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觉得世间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所以出了事也从不找爹娘求救。我游逛天地并非一直一帆风顺，之所以



有恃无恐，只怕心里也是知道，不管出了何事，不管何时何地，你绝不会丢下我不管，只因你自小对我百般护佑和疼爱，我便以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，所以从无感激之心。”

紫凰轻吐了一口气：“我口口声声让你不许仗势欺人，看不上你出门便依靠父母和羽界权势，但是若无这些，我被赶出家门后决计不会过得那般自在，我仗着你的庇护胡作非为，又过于自私自利唯我独尊，明知你身体不好，却总是让你操心牵挂，有时便是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只因我心情不好，或者觉得自己又要依靠你而不愿承认，故意曲解你的好意对你态度恶劣，甚至非打即骂。”

帝霄低低笑出了声：“这般的忏悔讨好，倒是让本尊更害怕了，只怕你今日所求必然不是小事，否则以你的性子是决计不会在此费尽心思，你能放弃了往日的自尊自傲说出这番话来，倒真让本尊刮目相看了，往日里当真小瞧了你，本以为你自来是个没心没肺，万事不在心头的性子，怎知你却还是个能屈能伸的女诸葛，这番的心计当真是让人自惭形秽啊。”

紫凰抬眸与帝霄对视：“若你这般认为，我无话可说，但我说这些并非是放弃了自尊自傲讨好你，而是事实如此，我独自一人在海里躺了许久，往日琐事俱上心头，思来想去明白了很多事，懂得我已经长大了，没了任性的资格，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有自己的责任，再不能躲在一处，等待别人为我遮风挡雨了。”

帝霄抿了抿唇，脸上的调笑不再复现，许久许久，才开口道：“我们相识几百年，本尊有多了解你，你就有多了解本尊，是以你说这些话肯定是有目的的，既如此我们便不必绕圈子，说说你到底所求何事？”

紫凰杏眸中终于有了些怒意，怒极反笑：“你觉得我会求你什么？”

婉华仙子看向目光隐晦的帝霄，强笑道：“殿下不是还要去天和殿请安吗？这会儿已不早了，殿下的阅卷都看完了吗？”

帝霄恍然悟起身畔的婉华仙子，不禁轻轻一笑，将她拉入怀中，亲昵地捏了捏她的脸颊：“本尊的婉华最是温柔体贴明事理，不知比那些自以为是的女子强了多少，婉华莫要着急，待本尊打发了这小妖便陪你去看母后。”

紫凰被彻底地无视了，见自己的品性又被帝霄拿来讨好芳心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不要打发，正好我也想去拜见凰后与凤皇，与你们同去便是。”

帝霄侧目看向紫凰，见她似乎并未生气，就连刚才想发火的苗头也似乎被